

優等獎

城市搬家工人獨白

羽弦

我在忙碌的城市裡渺小自己

扮演一隻稱職的螞蟻

我經常幻想，某天睡醒突然就變身成巨人

我曾搬過各式傢俱

傢俱總是不發一語

任我以陌生的掌紋

扶著他們因年邁微駝的背脊

我看見自己的——

側臉已然老去，老去。

有時我在，沒有貨梯的大樓

樓層往返、一階階細數經過了幾支滅火器

我流的汗，能裝滿幾支鋼瓶？
而肩上沉重的海，緩慢成雲

有時我抬起頭，比較此處和彼處的月暈
有時也安慰自己：「嘿！

我是可以使用智慧型手機的薛西弗斯！」

我曾搬過數百箱書

一冊冊從積灰的書架上取下

如岩窟中偶然發現的古經卷

依然等待那遲到的僧人

我認得那些——

嗷嗷待哺的書名、那些字

被驚醒而睜開他們的複眼

但我只能一邊寫上編號，一邊

以寬膠帶封好箱子

將祂們搬運到另處堂皇的陵墓

我不是僧人，只是個搬家工人

下班後脫掉公司制服，如蛻去沾滿風塵的肉身
螞蟻沉沉睡去。我經常不知道自己生是死，
仍日復一日、夜復一夜，搬著那些囤積在城市各處的夢